



Marguerite Duras

我们不能停止不爱：杜拉斯传 凌小汐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014037148

K835.655.6
79

我们不能停止不爱

MARGUERITE DURAS

杜拉斯传

凌小汐 / 著



Marguerite Duras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5312

K835.655.6

7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们不能停止不爱: 杜拉斯传 / 凌小汐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3.12

ISBN 978-7-5113-4268-3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凌… III . ①杜拉斯, M. (1914 ~ 1996) - 传记
IV . ① K835.65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3471 号

我们不能停止不爱: 杜拉斯传

著 者: 凌小汐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叶 辞

封面设计: 任凌云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32 印张: 8.25 字数: 210 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268-3

定 价: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北航

C1725312

序言 <

罪恶、恐怖和疯狂！——哦，苍白的
雏菊，

你我不都像秋季太阳已是迟暮？

哦，如此洁白而冷冷的玛格丽特！

——波德莱尔《恶之花·秋之十四行》

玛格丽特，在法语中，是一个与雏菊音义相同的词。玛格丽特·杜拉斯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名字，就像喜欢波德莱尔的诗歌一样。

她说，波德莱尔是她最喜欢的诗

人。

他们都喜欢探索痛苦中的黑暗领域，喜欢在生命的黑洞中获取隐秘的恩泽，喜欢那些带有毁灭色彩的词：死亡、灰烬、疼痛、疲惫、虚无、眼泪、恐惧、血液……

恶之花，罪恶之花，痛苦之花，相传该花其色冷艳、其香浓远、其态诡俏、其格高幽、孤独地盛开在地狱边缘，美丽而沧桑，可迷惑众生。

“我是一朵花。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在阳光下爆裂，我的手指脱离了我的手掌，我的双腿脱离了我的肚子，直至我的发根，我的头颅。我感觉初生时的疲惫，终于降临于世的骄傲的疲惫。”

名字是人生接受的第一种命运，其次则是地点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出生在越南^①。一个世纪前，在越南的嘉定区降临于世，带着殖民地永恒的疲惫，沐浴着暴烈的雨水与阳光，长大成人。从出生到18岁，除几次短暂的旅程外，她都生活在那里。那里是她真正意义上的故土，一如她所说：“我，我曾有过森林，雨水，有过我的出发点。我的根在越南的土地上。”

浑浊的湄公河，如创世纪的水源，生命内外，一切由此滋生。贫穷与绝望，占据了她的童年与青春，痛苦的记忆侵袭生命，并贯穿她日后的所有作品。

“我的一生都在耻辱中度过”，应该说，她在越南所经历的耻辱感，跟随了她的一生，并成为不可驱逐的阴影。

① 当时称作印度支那。

在殖民地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身份很尴尬——她分明是白种人，地位却比不上一个有钱的本地人，尤其是父亲去世后，这种尴尬，更是无处不在。她曾被自己的同胞驱逐出贵族网球场；她曾目睹母亲被地籍管理员骗光全部积蓄，继而在苦难的折磨下带着整个家庭一步一步陷入疯狂；她曾在少女时代，穿着破旧的裙子，涂着鲜艳的口红，在轮渡上遇见第一个情人……

如此，在后来的写作中，回忆便成了她的线索、道路，一遍一遍带她重返那片茫茫泽国。一切的故事，都是从这个源头而来。摇摇欲坠的灯光，不断倾泻在棕榈树上的雨水，酷热的凝重的金属一般的时间，软糯而黏稠的安南话，幽深的热带森林，黑豹与爬虫出没的沙滩，被太平洋冲毁的堤坝……以及，对小哥哥的爱。

写作与爱情是玛格丽特·杜拉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情。

爱情有无限可能，却始终不能成为生命中最大的自由。于是她用文本重新构造世界，构造无数的生命。她把故事写在纸上，写在图像上，写在声音里……写，不停地写，与酒精一起，与情欲一起，只有写作，才能让内心的暴力找到宣泄的缺口。

她爱小哥哥，那样的禁忌之爱，是一曲绵长的挽歌，带着无尽的庄严与哀荣。她爱他，爱带着他影子的男性。从15岁半遇见的中国情人开始，她就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，索取那种爱，像暴烈地填补某种饥饿一样。

“迷恋是一种吞食。”她说。在她的世界里，迷恋带着饥饿的色泽，是一个女性而孤独的词。她将这个词从身体中抽离，并一寸一寸嵌入内心，与欲望融为一体。

即便是到了迟暮之年，她与小情人扬·安德烈亚在一起，那种索取欲，也依旧勇猛异常。写作，恋爱，只争朝夕。她飞扬跋扈，喜怒无常，专横得像一个女王，却又孱弱孤苦，深情柔软，像一个老孩子。扬说：“她太可爱了，我只能产生拥抱她或杀死她的念头。她呼唤这种暴力，逼我发火。她笑道：‘是的，我是恶魔。’”

对于爱情，她说：

“我爱你，我杀了你；我爱你，我离开你。”

“爱之于我，不是肌肤之亲，不是一蔬一饭，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，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。”

对于写作，她叫嚣着：

“如果不写作，我就要屠杀全世界。”

“作家令人难以忍受，他杀人，作恶。”

“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，一定是一个妓女。”

“写作，也是对鲜肉、屠杀、消耗力量的渴望。很盲目。”

“作家，就是殡仪员，每天记录着死亡。”

对于世界，她更是时时刻刻都张开着弓矢，笔下的文字，冷寂凄迷，却杀气腾腾。她善于布阵，善于利用文本的沼泽，引诱读者深陷其中。然而，她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缺陷，一个句子，一个故事，她讲了无数遍，依然喋喋不休。她把写作当成了与命运的对抗，并将其置于无上的位置，她坐拥文字王国，自信能够摧毁一切，包括自己，用来源于内心的欲望、野性、痛苦以及原始暴力。

有评论说：“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，你可以爱她，也可以恨她。而作为一个作家，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，是不朽的。”

生命终将逝去，就像一朵花，终将在自己的芬芳中一片一片枯萎凋零，但花的香息将长存于记忆，生命的欲望与梦想，也将永垂不朽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那个已经在墓穴中冰冷的名字，那个曾说着“18岁，我已经老了”的女人，那个常年生活在孤独与暴力之中的作家，她的作品来源于记忆与幻想，却远比生活更温热，更接近真实。

而她不知道，她的人生，其实是她最为传奇的作品。

所以，我迷恋她。

凌小汐

二〇一三年，秋

目录 > CONTENTS

002 / 序言

01 / 不会结束的童年

你去哪儿？——去童年的井边，这条路就是死亡。

02 / 我出生在亚洲的河边

09 / 云南：甜的、涩的、野性的

15 / 从“小小躲藏地”到金边庄园

25 / 帕尔达朗的内内

32 / 百鸟平原

39 / 禁忌：一个不可测度的秘密

45 /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

55 / 毁灭吧，她说

堤岸的情人，对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女人
一厢情愿甚至为之着迷。他每天夜晚从她那里得到的欢
乐要他拿出他的时间、他的生命相抵。

56 / 胡志明市国立中学的少女

66 / 我那时才 15 岁半

73 / 莱奥，莱奥

79 / 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

84 / 吻在身体上，催人泪下

93 / 我们不能停止不爱

103 / 将来是什么？将来就是分开

111 / 他将至死爱着她

119 / 迷恋是一种吞食

爱之于我，不是肌肤之亲，不是一蔬一饭，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，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。

120 / 18岁，我已经老了

128 / 我有一个情人

134 / 未来信件：请给我谈爱情

141 / 战火纷飞的年代

147 / 死亡也能施洗礼

154 / 我的生活是一片沼泽

161 / 肮脏的人，我的母亲，我的爱

169 / 用身体参与写作

179 / 她以孤独打败时间

你的温柔，它把我带向死亡。你一定毫无意识地渴望给我的死亡。每夜。

180 / 电影：另一种爱情

188 / 1980 年夏：最后的情人来临

197 / 为了创作您，我要先毁掉您

204 / 爱你，爱我，爱得更热烈

214 / 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

222 / 一生中黑暗的伤害

230 / 在坟墓里，我永远 15 岁

241 / 附录：这就是一切

242 / 杜拉斯经典语录

246 / 杜拉斯相关评论

247 / 杜拉斯创作年表



不会结束的童年 <

你去哪儿？

——去童年的井边，这条路就是死亡。

我出生在亚洲的河边 >

“我出生在亚洲的河边……”

那条河叫湄公河。

一条发源于中国的河流。

河流日夜不息地流淌着，浑浊而深沉地流淌着，像永不疲倦的回忆，见证着故事里的成长与爱，隐秘与悲伤。

在她的记忆里，湄公河是承载着生命的无尽深意的。

在胡志明市^①，它穿过无边的稻田，低矮的民居，茂密的热带丛林，就像命定的掌纹穿过手心，隐秘而湿润的气息沿途扩散，粘连着殖民地的炎热与颓靡，一直延伸至寂寞的天际。河水悠悠，摆渡的客船散落两岸，广袤的天空中，升腾着大片舒卷的云朵。戴着尖顶圆帽

^① 当时称作西贡。

的越南女人们挑着担子走过沙滩，她们被阳光过度侵袭的脸上，写满了世事的疲惫。

湄公河畔。越南，胡志明市西北，嘉定区。

时间倏忽百年。1914年4月4日，新生命在一个雨水丰盛的春夜诞生。雨水打在高大的棕榈树上，发出清脆的噼啪声响。被昏黄的灯光驱散的夜色在棕榈叶下汇集，随着雨水与杂乱的人声一齐流入汹涌的河中。

生命附着于水，附着于天地之间的温柔与暴烈，在河畔的老屋中神秘地落籽。

沧浪之上，没有神灵端坐云端拈花微笑，一生如初始，她都是自己的神祇。

是的，所有的故事都与河流有关。

“我出生在亚洲的河边……”垂垂暮年时，她沧桑的声线掠过情人英俊的脸庞，回忆的河水哗哗倒流过身体，岁月如繁花一朵一朵渐次败去，探照几十年心念的，依然是那一把生年的光。

那是她的创作之源。以至于她一生创作的所有作品，都带有那条河流的气息——潮湿的梦境，破碎的梦呓，流淌的颓唐，浑浊，不安，炎热，孤独与欲望缠枝丛生。

她不断用文字打捞着此生的记忆，仿佛一个刻舟求剑的人，念念不忘，孜孜不倦，直至消亡于书中，消亡于某一个幻美而虚无的章节。

彼时，她还是玛格丽特·多纳迪厄。她冠着父亲的姓氏出生，成

为家庭里的第三个孩子。

她的父亲亨利·多纳迪厄与母亲玛丽·勒格朗都是纯正的法国人，他们先后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胡志明市，且都从事了教育工作。

她的母亲玛丽原是法国北部老资格的小学教师。在家乡时，她已经结婚了。对方名叫弗拉维安，也是一名小学教师。不久后，这对夫妻就来到了殖民地。

对于母亲来越南的初衷，玛格丽特在自己的书中如是写道：“受到了宣传广告和皮埃尔·洛蒂的书的诱惑，怀着探险之心，急不可待地来到了殖民地。”她用她一贯的冷寂口吻，仿佛是在叙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：

“某些周日，她站在村政府殖民地宣传广告前，浮想联翩：‘年轻人，到殖民地去吧，那里的财富等着你。一棵果实累累的香蕉树下，一对殖民地夫妇穿着白衣服，躺在靠椅上优哉游哉，而当地人则围在他们身旁忙碌。’”

财富，探索，未知之处，东方秘境的所在。

是介入，是冒险，也是渴望，是梦想。法国征服了越南后，便有大量的法国人涌入殖民地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做着不同的工作，但都是怀着相同的目的，即在殖民地的土地上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加之，是时法国正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，动荡的社会环境下，殖民地的神秘与便利更令一些渴望机遇的年轻人向往。而且，教育事业，在整个殖民计划中，更是显得任重道远。

法国刊物《画报》描述：“胡志明市是远东最时髦的城市，坐

落在一个美丽的公园中间。可惜那里的气候闷热又潮湿，夜晚如白昼……”

夜色被璀璨的灯火照亮，茉莉花的香气浮动在光影声色中，有一种无法割舍的颓唐与梦幻。湿热的胡志明市，沼泽之上的新兴城市，作为法国的殖民地，已经深深烙上了征服者的印记。

文化，风土，人情，皆是如此。

底层人民的穷苦与上层社会的奢靡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在那一方土地上，沉淀成不可剔除的骨子里的酸楚欲望。伤感的情调弥漫在黏稠的空气中，密集的花香隔着远处的丛林与河流，兀自发酵成独特的野性气息。让人费解，又让人沉迷。

玛丽来自法国北部一个叫弗吕热的小城，是农民的女儿，自小成绩优异，虽然家境贫寒，但她还是把书念到了师范毕业，并成为一名小学教师。

1905年，结婚后不久，玛丽就随同第一任丈夫来到了越南，从此开始了越南的教学生涯，也开启自己在殖民地的悲欢人生。

或许是因为年少时对知识的强烈渴望，以及读书机来的来之不易，成为教师后的玛丽对工作一直怀有信仰一般的热忱。

那种热忱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更是超越了表面的亲情。所以，一向对母亲保持冷淡态度的玛格丽特，谈及母亲的工作，笔尖也呈现出了少有的温暖色泽——声称自己的母亲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，作为小学教师的她，与其他教师一起兢兢业业地传播着法兰西文化，她宽容大度，有爱心，甚至无法忍受某个孩子因为贫穷而无法上学。